

新兴经济体研究

Study in Emerging Economies

第4辑 2012年6月

No. 4 June 2012

郭连成 主编

- 张宇燕 徐秀军
世界格局中的金砖国家：理论、现实与未来
- 盛世良
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和中国
- 吕 炜 郑尚植
财政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郭连成 刘薇娜
俄罗斯财政货币政策论析
- 陆南泉
以中俄经济转型为契机 积极推动两国科技合作
- 高铁梅 范晓非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从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看“刘易斯转折点”
- 李东阳 周学仁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相互作用关系
——文献综述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新兴经济体研究

Study in Emerging Economies

第4辑 2012年6月

No. 4 June 2012

郭连成 主编

-
- 张宇燕 徐秀军
世界格局中的金砖国家：理论、现实与未来
 - 盛世良
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和中国
 - 吕炜 郑尚植
财政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郭连成 刘薇娜
俄罗斯财政货币政策论析
 - 陆南泉
以中俄经济转型为契机 积极推动两国科技合作
 - 高铁梅 范晓非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从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看“刘易斯转折点”
 - 李东阳 周学仁
东道国
——文人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兴经济体研究·第4辑/郭连成主编·一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 - 7 - 5161 - 0939 - 7

I. ①新… II. ①郭…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②中国
经济—研究 IV. ①F11②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46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昊

技术编辑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3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3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兴经济体研究》编委会

顾	问	罗肇鸿		
主	任	张宇燕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加力	王绍媛	冯绍雷	李向阳
	李文	李建民	米军	江时学
	任佳	朴健一	邢广程	陆南泉
	吴国平	张宇燕	张仁德	张树华
	张小东	何自力	郭连成	杨光
	贺文萍	姚枝仲	姚桂梅	高铁生
	赵鸣文	袁东振	徐小杰	徐坡岭
	柴瑜	程亦军	殷罡	程伟
	景维民			
主	编	郭连成		
副	主	编	姚枝仲	
编	辑部	主任	刘秀莲	
编	辑部	副主任	万军	欧阳向英

卷 首 语

在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新兴经济体地域分布广泛，不仅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已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要领域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对新兴经济体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适应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已更名为“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仍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

本学会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为指导，组织和推动对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随着学会的更名，原来由“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和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集刊《转型国家经济评论》，也改由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与东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并定名为《新兴经济体研究》。

《新兴经济体研究》主要刊发国内外学者有关新兴经济体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使之成为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与窗口。

《新兴经济体研究》以繁荣学术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期进一步推动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深入研究。

《新兴经济体研究》主办者愿与广大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使其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并越办越好。

主 编

目 录

卷首语	(1)
[专 论]	
世界格局中的金砖国家：理论、现实与未来	张宇燕 徐秀军 (1)
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和中国	盛世良 (26)
[财政金融]	
财政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吕 炳 郑尚植 (36)
俄罗斯财政货币政策论析	郭连成 刘薇娜 (50)
中国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	鲁 桐 叶 扬 吴国鼎 (67)
开放经济下通货膨胀理论探讨	陈菁泉 (89)
[经贸合作]	
以中俄经济转型为契机积极推动两国科技合作	陆南泉 (102)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问题研究	柴 瑜 (115)
金砖国家贸易合作机制研究	叶 扬 鲍传健 (125)
[经济发展]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从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看	
“刘易斯转折点”	高铁梅 范晓非 (141)
俄罗斯经济：分析和思考	丁佩华 (161)
从住房市场看俄罗斯住房政策的选择	高际香 (171)
后危机时期乌克兰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米 军 黄轩雯 (185)
[文献综述]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相互作用关系	
——文献综述	李东阳 周学仁 (195)
贸易结构的理论基础、核心要素与衡量方式	
——文献综述	周学仁 (208)

[专 论]

世界格局中的金砖国家：理论、现实与未来

张宇燕 徐秀军*

摘要 在一个日益制度化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国际制度深嵌于国际社会之中，国家行为常常受到国际制度的约束。但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讲，国际制度所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反映出来，并通过改变这种权利与利益关系得以改变。由于制度的非中性性质，给全球治理打上了非中性的烙印。而现行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的，并且在事实上，发达经济体是现行全球治理的既得利益者，分享全球治理最大份额的收益。为此，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经济实力的现实要求，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拥有利益交汇点，以及拥有继续提升国际地位、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共同诉求。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互补性和利益攸关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应当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新兴力量，金砖国家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崛起将会导致当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发生改变。而金砖国家的崛起及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作用的提升，势必会改变当今世界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全球治理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使得传统上依靠一个霸权国或少数大国组成的霸权国集团难以支撑日益变换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格局从传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强权型特征向符合时代特征的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

关键词 世界格局 制度非中性 全球治理 金砖国家

* 作者简介：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及我国对策研究”（11CGJ007）的资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金砖国家研究基地的支持。

①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66*, New York: Goldman Sachs, 2001.

一 引言

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奈尔（Jim O’Neill）提出“金砖四国（BRICs）”概念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①。时隔八年后，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峰会，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从而使“金砖四国”实现了从一个经济学概念向一个对话与合作平台的实质性转化。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金砖四国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扩员，吸纳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南非为正式成员，金砖四国随即变为“金砖国家（BRICS）”。南非的加入，使金砖国家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从地域构成来看，金砖国家五个成员国来自世界五大洲中的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从人口规模来看，金砖国家的总人口约占发展中国家的51%；从国土面积来看，金砖国家的总领土面积约占发展中国家的40%；从经济规模来看，金砖国家按市场汇率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发展中国家的58%^①。

毫无疑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加强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政策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学界对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现状与未来，认识和评价不一。一些乐观的分析家认为金砖国家正在打破少数国家长期垄断全球经济事务的不公平局面，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一些持悲观论调的学者强调五国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等领域的差异，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只是权宜之计，难以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论争所折射出来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评价金砖国家崛起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多边合作关系及其对当今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金砖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客观分析，更引发了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全球治理机制变迁的理性思考。

关于金砖国家的现有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别的视角，主要考察金砖国家的投资潜力、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②；二是多边关系的视角，主要关注金砖国家之间及其与外部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和政策协调^③；三是国际制度的视角，主要评析

① 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2010 年数据计算。

② Goldman Sachs (ed.) *BRICs and Beyond*. London: Goldman Sachs, 2007.

③ Leslie Elliott Armijo, “The BRICs Countri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s Analytical Category: Mirage or Insight?”, *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 4 (Winter 2007), pp. 7–42; Giovanni Grevi and Álvaro de Vasconcelos (eds.)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EU Relations with Brazil, China, India and Russia*. Paris: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及未来发展方向^①。而将金砖国家这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中的新现象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体系的视野中，从世界格局的基本架构中对其进行定位，或许将展现出更为全面和清晰的图景。在一些以权力为基础的（power – based）传统理论中，世界格局被刻画成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由此确定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排列次序^②。并且，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大英帝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确立了其全球霸权地位，促使一些学者建构“霸权稳定论”和“霸权合作模式”并为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寻找理论支持。^③其中，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首先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由某个霸权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④按照这种逻辑推演下去，对于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来说，需要有一个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强国进行主宰和治理，以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理论为国际社会的现实提供了简练的解释。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一直处于衰落的进程中。^⑤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实力的相对下滑，这种依托霸权国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等级结构日益受到各种挑战：一方面，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霸权国在经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随着相对实力的减弱，霸权国掌控国际制度的能力逐渐下降，维持既有制度的成本日益加大。这些挑战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力理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从而需要对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重新进行思考，并对金砖国家这种新兴国家之间跨区域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兴起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评价。

在一个日益制度化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国际制度深嵌于国际社会之中，国家行为常常受到国际制度的约束。但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讲，国际制度所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为此，我们将世界格局界定为世界上各国或国家集团经过博弈形成的相对稳定或均衡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关系

^① Jack A. Smith, “BRIC becomes BRICS: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Changes on the Geopolitical Chessboard”. *Global Research*, January 16, 2011; General L. Ivashov, “BRICS and the Mission of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An Alternative World Order?” The 4th Media, June 17, 2011.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79.

^③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 – 1977*, in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74 – 100.

^④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 S. in a Chaotic World*. the New Press, 2003.

反映出来，并通过改变这种权力与利益关系得以改变。以此为逻辑起点，本文试图从世界格局的视角对金砖国家的现实与未来进行审视。

二 全球治理的非中性与金砖国家的利益诉求

(一) 从制度的非中性到全球治理的非中性

关于制度，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将其定义为“博弈规则”，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①，既包括正式规则，如宪法和法律、产权制度和合同，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如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等。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制度指的是一套规则体系。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 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②换言之，制度背后反映的是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某种制度对于不同的人或人群带来的潜在收益或损失不同，有的群体和个人从这种制度中受益，有的却可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受益或受损群体和个人而言，即使同为受益或受损者，但所获得的利益或所遭受的损失也不相同。并且，在人类社会，制度非中性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对于社会群体和国家内部，对于国际社会亦是如此。尽管多数国际制度的建立都得到了参与国的认可，并且形式上各参与国在制度面前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从制度的内容来看，每项规则以及据此所做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对不同的参与国通常意味着不同的收益和损失。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结构有别于民族国家之间依存度相对较低的时期，它不是国家之间绝对实力的简单相加和相对实力的机械分布，而是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国际社会网络反映出来，而这种网络的载体就是各种不同形式和功能的国际制度。关于国际制度，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曾给它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他认为国际制度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由围绕行为体预期形成的或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体系^③。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②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③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禁止指令，决策程序是指做出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实践。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体系都可能引起国家主权的让渡、国家自主权的侵害以及国家行为的限制等情势的发生，并因此给民族国家的利益带来不同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界限，并且单凭任何一国的力量都无法妥善解决，而需要世界各国携手面对。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应运而生。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核心内容应为健全与发展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①。因此，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拥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尽管国际制度存在诸多合法性缺陷，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制度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②。全球治理正是以共同认可的国际制度框架为基础而进行的协调与合作，其主要依托的是一些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构成的制度网络。因而全球治理是在由已有各种国际准则、规范和机制组成的国际关系架构下的集体行动，但由于制度具有非中性的性质，全球治理行动所遵行的各种机制给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或损失的情况不相同，这也就给全球治理打上了非中性烙印。

（二）全球治理中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

在国内社会中，利益集团是指“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③。利益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影响国家立法或政府决策形成于己有利的条件，并且还可能通过组织政府或垄断立法机构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而既得利益集团则是凭借不合法的手段或不合理的制度设计而形成的特殊利益团体，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形成的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只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通常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它们通过制定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建立或垄断国际机构来维护和实现集团成员的利益。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之所以存在，主要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社会。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jungle rule），超级大国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建立符合自己意愿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且，国际社会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国

^①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庞中英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② 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③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际制度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分配实质性的严重失衡限制了制度的有效性，一方面弱小无权者被强迫接受和服从制度安排，而另一方面有权有势者却可以无视制度的运行^①。由于对强权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很难挑战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权威并纠正业已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此外，国际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由于历史原因，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控制了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的定价权以及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作为一个不合理或不合法的客观存在，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代表性不足。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只代表小部分国家团体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不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更不能代表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合法性缺失。在获取利益的手段上，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不是通过平等、公正、合理的途径获取利益，而是依靠绝对的实力优势和垄断地位谋取财富与权力。三是缺乏有效性。在利益分配上，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和追逐加剧了国际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大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往往为了集团利益或集团成员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球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实质上攫取了国际社会的主宰权，拥有占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从而成为国际社会不公平、不稳定的根源。

现行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的，并且在事实上，发达经济体是现行全球治理的既得利益者，分享全球治理最大份额的收益。在货币金融领域，各国外汇储备除了美元之外，主要就是欧元、日元、英镑等发达国家的货币，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现行货币体系下的弱势群体，并且在金融监管上，国际社会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往往附加严厉条件，而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往往疏于监管。在贸易领域，由于发达国家均已经过较长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多数商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竞争优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外国产品的大量涌入无疑会对一些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并且在纺织品配额和农产品补贴等具体规则上，也体现了对发达国家利益的维护。在气候变化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将气候变化与贸易政策、知识产权联系起来，制定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各种新的国际规则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既得利益。

^① [美] 奥兰·R. 扬：《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与关键因素》，载詹姆斯·N. 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8—209 页。

总之，在建立全球治理机制和执行各种治理规则的过程中，必定使国际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目前来看，发达国家是现行机制的主要受益者，并且形成了垄断国际权利与利益分配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尽管制度的非中性，并不一定不适宜，但如果非中性的制度不能协调和解决利益分配中体现出的不平等、不公平，就会动摇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引起制度的变迁。

（三）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诉求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冷战的结束，世界逐渐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此后的10年中，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观诉求并不强烈，因此关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一些学者和分析家认为，作为一个跨区域的新兴经济体群体，很难协调形成共同利益，甚至更多的是矛盾和分歧大于彼此之间的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尽管这种观点夸大了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长期以来，由于下列因素的存在，金砖国家能否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广受质疑。首先，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还较为松散，相互投资仍维持在较低水平，金融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投资合作还有待提升。其次，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在金砖国家中，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且民族特性和意识也相差较大。最后是一些来自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很多领域，金砖国家还要受发达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对于金砖国家的崛起，难免担心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因而不希望看到金砖国家形成一个行动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尽管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但随着自身因素和客观环境的不断改变，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金砖国家已经具备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条件，越来越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彼此之间拥有的共识也远多于分歧，并逐步形成一些共同的利益诉求，以求改变长期以来所处的不利地位。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日益凸显金砖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从而制约了金砖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阻止金融监管失效、建立合理汇率机制、打破投资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平衡等诸多方面，金砖国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常常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治理的非中性以及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控制，使金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自身实力很不匹配。但近年来，由于自身实力的提高，金砖国家的全球利益不断拓展，因此利用全球治理的平台提出各种对全球治理的方案和主张，表达自身利益和维护共同利益，成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实力提升的必然趋势。

首先，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经济实力的现实要求。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体上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并且部

分金砖国家实现了快速赶超式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以2009年为例，七国集团（G7）各国人均为名义GDP都在3.5万美元以上，其中美国达到4.64万美元，而金砖国家的人均名义GDP都在1万美元以下。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总量大国，人均名义GDP分别仅为3740美元和1130美元^①。此外，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砖国家普遍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出口贸易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因而在稳定外部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持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其次，金砖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拥有利益交汇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速了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将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风险和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例如，一国范围内的经济问题很可能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而让他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这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金砖国家而言，由于其国内经济体系还很脆弱，经济政策和制度还不完善，因而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存在严重隐患和危机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其国内经济压力和实现其国内经济目标，这些国家往往会将其国内问题与危机转嫁给应对风险经验还很欠缺的新兴经济体。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金砖国家走到一起可以有效突破单个国家力量的局限性，形成应对全球问题的合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最后，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国际地位，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方向发展的共同诉求。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却难以享受公平待遇，无法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金砖国家在解决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承担了过多责任，而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发言权。在最近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金砖国家一方面承担了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灾难，另一方面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仍然无法通过相应的国际机构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和金融货币政策进行监督和制约。基于此，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具有许多相近立场并达成诸多共识。

^① World Bank, WDI Database, December 2010.

三 包容利益与金砖国家合作

（一）全球经济的非零和博弈与包容利益

博弈（game），或者说“游戏”，可以理解一种“策略”和“规则”。按照收益（得益）情况划分，博弈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一方的收益必定来自另一方的损失。而在非零和博弈中，不管其收益是一个非零的常数还是随着各方策略组合的不同而改变，各博弈方都会有收益，并且能够实现各方共赢。在国际社会中，世界各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博弈方，相互博弈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领域不再是我之所得为你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体现出一种可以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往往呈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日益波及范围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控制本国经济。商品生产离不开他国的原材料，产品行销需要开拓外国市场，扩大投资需要吸纳他国资本，就连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也离不开他国的配合。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国际经济交往日益扩大，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不断涌现，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带动了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与融合。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使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世界政治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已进入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①。到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真正在全球意义上蓬勃兴起，无论是原料、资本、劳动力，还是信息、管理和组织等均实现了国际化，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成为关系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重要现象。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

二是全球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加速进行，进一步增强了全球经济的互补性。首先，全球产业转移速度加快，规模空前。从全球贸易来看，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截至 2008 年，全球名义货物贸易额达到 16.1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为战后初期的 1948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的 320 多倍，与 1988 年和 1998 年相比，分别增长 4.6 倍和 1.9 倍。从全球对外投资来看，2007 年全球 FDI 流量和存量分别为 2.1 万亿美元和 18 万亿美元，分别为 1980 年 FDI 流量和存量的 38.8 倍和 25.7 倍，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分别增长 9.1 倍和 7.6 倍^①。尽管受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贸易与投资合作有所减弱，但到 2010 年已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其次，全球分工基础上的区域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并行，区域内和跨区域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均得到大幅提升。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加快，诸如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成为全球产业转移势头最为强劲的区域，不断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另一方面，跨区域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促进了产业链条的全球配置和国际分工的高度专业化，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垂直分工上结构互补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而产生的互补效应。

三是全球问题的挑战加大。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工业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并因此造就了人类社会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警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 最近几年，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更是频频出现，一些全球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威胁。这些问题都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只有依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严峻问题。当今世界，全球问题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能源供应不足、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由于这些问题危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且需要世界各国携手解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问题的出现增强了世界各国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的全球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政治经济上的对抗思维，催生出更多的合作、妥协和让步。在应对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自身发展与世界进步逐步融为一体，各国之间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互补性和利益攸关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应当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③ 马歇尔在半个多世纪前说的这一句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显得更为贴切。世界各国之间不仅具有可以携手维护的共同利益，也具有相互之间不可割裂的包容利益。所谓包容利益（inclusive interest），是指博弈的参与方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损害其他各方的

^① 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库，2011 年 7 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3 页。

^③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6—27 页。

利益，甚至有利于其他各方利益的实现，因而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包容利益既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利益，又是一种共容利益。对于国家团体或集团来说，包容利益扩大了共同利益的内涵。一方面，国家集团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不是一种对立和竞争的关系，集团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不是以牺牲集团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国家集团成员与非成员可以形成双赢关系，集团成员共同利益的实现能够为集团外成员获得自身利益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利益的共赢。可见，包容利益不仅关注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还将集团外国家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展现出视野更为广阔的利益关系。对于新兴大国而言，更应寻求一种包容利益。研究表明，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谋求领导地位的计划包容他国利益和观念是获得他国接受、支持和追随的必要前提^①。因此，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机制要想获得成功，包容利益既是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现实选择。

（二）包容利益语境下的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包容利益，这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在酝酿和推进金砖国家合作过程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在2011年4月举行的第三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五个领导人再次重申金砖国家合作是“包容的、非对抗性的”，金砖国家“愿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②这表明，金砖国家所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特点的新型伙伴关系，它不仅旨在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而且还以此为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商与对话。与国际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盟国集团不同，金砖国家合作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不是寻求获得排他性的独享利益，不会导致国际社会利益分配的进一步分化。相反，金砖国家合作为的是推动发展中世界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弥补国际社会的制度缺陷来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合理转型，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国际社会各种国家集团和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源，这充分展现了金砖国家鲜明的包容性特色。具体来讲，金砖国家合作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合作主体的多元性。目前，尽管金砖国家只有5个成员国，但它们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等不同的区域，并且所有成员国都是在其所在区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最大限度地代表了各区域中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从金砖国家国内结构与特征来看，这种多元性体现得更为深刻。在政治上，五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司法体系等都有不同；在经济上，五

^① Stefan A. Schirm, “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2 (June 2010), pp. 197 - 221.

^② 《三亚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人民日报》2011年4月15日第3版。